

玉融英烈

中共福清市委党史研究室
福清市民政局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为人民解放事业
而献身的烈士们
永垂不朽

程序

一九九四年
四月五日

王融英烈
名垂千古

练知轩

一九九四.四.六.



福清烈士陵园



龙高烈士公墓



纪念陈振先、陈亨光、陈清悌三烈士的蕉岭烈士纪念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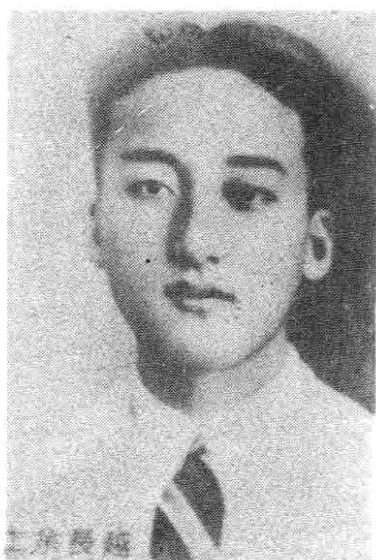
余长钱烈士纪念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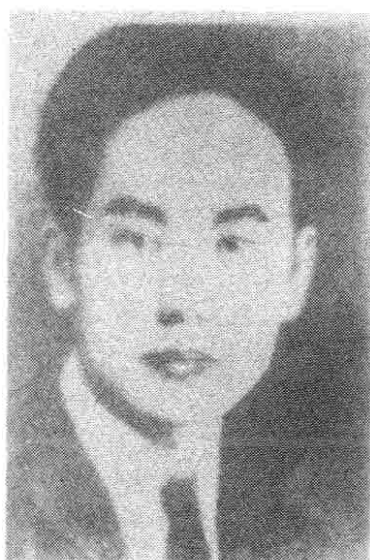
倪朝龙



黄孝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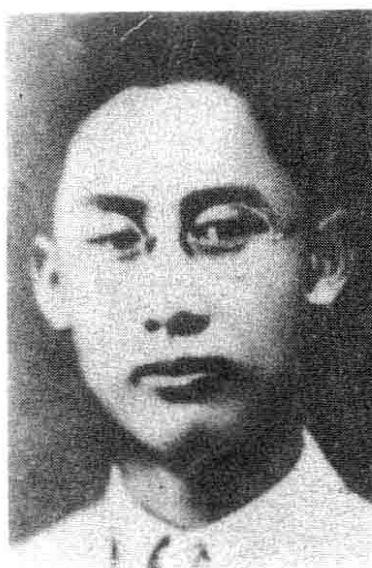
余长钺



陈炳奎



刘突军



陈金来



吴源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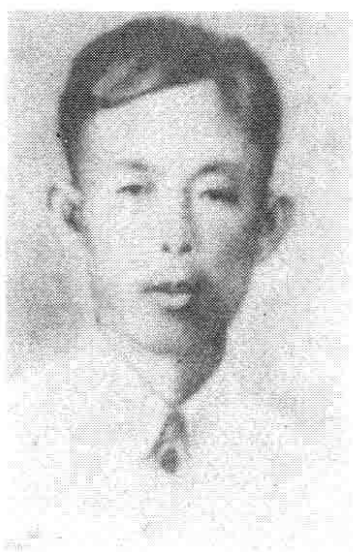
何胥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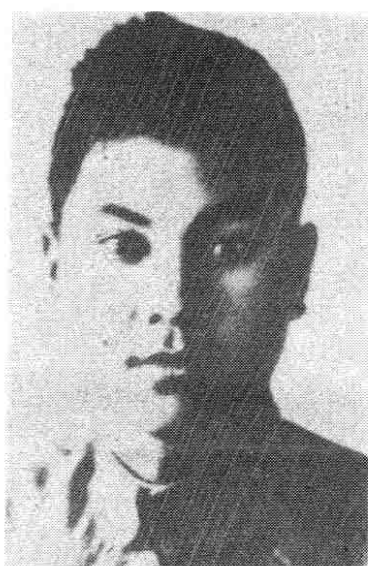
周裕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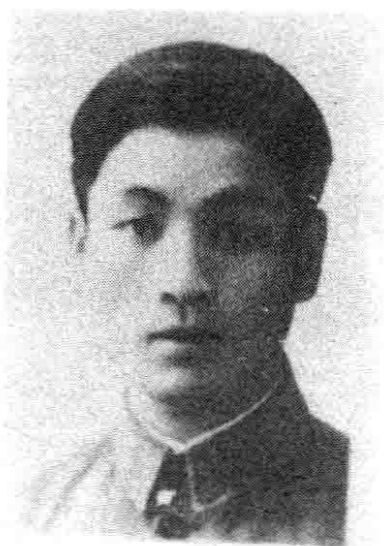
仓夷



陈阿埏



陈振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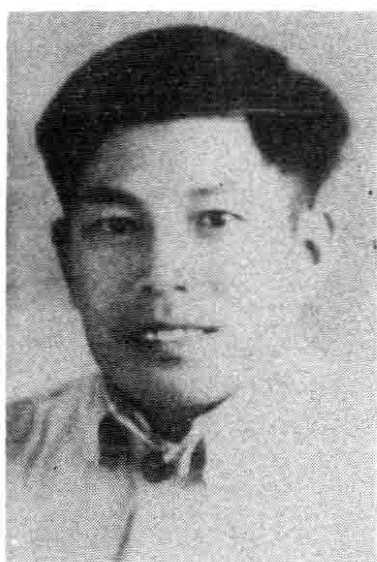
吴启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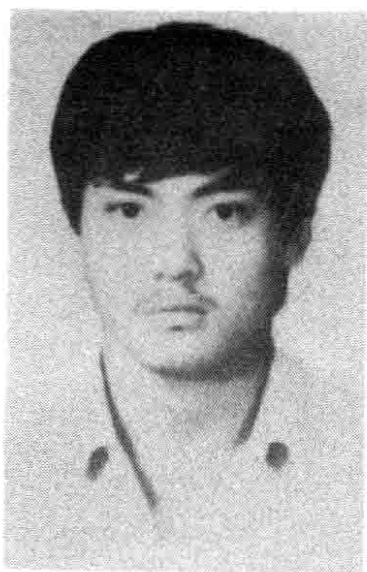
陈亨源



俞弼兴



陈寿图



刘 麟



施文清



夏淑琼和她的儿女程序、
振亮、辉容、辉明合影



林清城



夏淑琮



郑笑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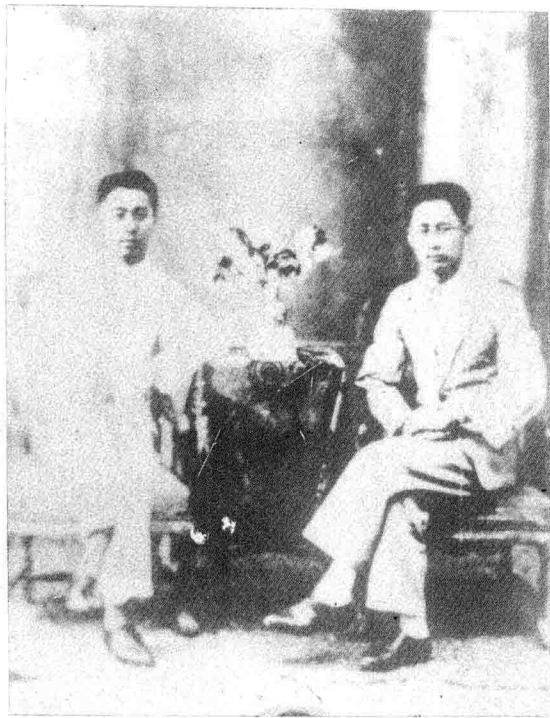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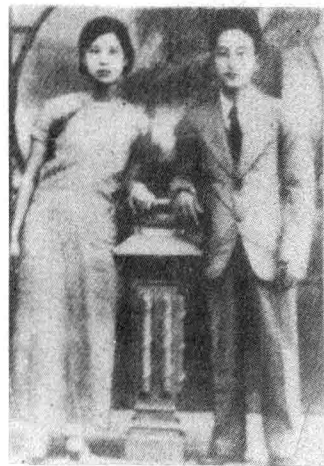
连大妹

一九三八年身着新四军军装的陈金来



一九二四、二五年间周恩来与陈金来在广州的合影





余长铎与李若兰的
“订婚”照



郭有从、曾焕章等与李若兰（左四）余惠忠（右五）
在余长铎纪念碑前合影

明佐：

黃孝敏、余長錢、王子傑、和潘靖四個人是于舊曆正月初四夜在莆田薛文魁的妻舅文斌家裡，被莆田特務隊和憲兵包圍抓去的。第二早即解送到省憲兵團部裡來。經過多次的審問，他們才在自述書裡承認過去曾有參加共黨，自福建共黨省委破獲後，他們就無關係了。現在為時已久，盡人皆知。至于他們參加救國會，原為受日帝壓迫，激動了愛國的情緒，才去參加的。

他們被捕後，薛文魁和福清高山人陳依桂于六日就由莆來龍到處找我，至九日我才見着他倆。他倆叫我馬上赴莆城在那裡等候，我以無事于莆，所以不去。因此，依桂和文魁就同我訂定見面的時間，後同去高山一玩。十二日我在南西亭附近之路下村王其煥家裡如約，到下午三時許，文魁和依桂帶兩個特務隊來把我抓去，即將送到漢溪車站，由汽車送到宏路憲兵處寄押，第二早就由汽車送到省憲兵團部裡去訊問了。我被捕之時，身上只留下金手錶一架，鋼筆一枝和牙刷一把。日記本裡什麼都沒有寫，全被他們沒收去。在宏路的那天晚上，我才查知他們四人被捕的情形，自然曉得是不清楚的。我一到團部裡，即行審問，我也把自述書寫給他了。在自述書裡我承認過去曾有參加，^{解脫}為時已久，現在受了日帝的無理壓迫，激發愛國熱情，所以才加入救國會，做抗日救國工作。在救國會剛組織之時，就被抓去。我把福清工作委員會的五個工委開給他。五個工委就是書記余長錢，工委秘書是我，組織部陳依桂，宣傳部薛文魁，軍委王其煥。及委員林秉夫。因為文魁和依桂即作詳細報告。

我們五個人把自述書寫給他了，也不再審問。置諸不理。關在禁閉室裡不給我們通信出去，也不許我們家屬來接見。到二月初一日(?)才把我們特訊。最後又問到我們自新不自新。我們以為參加救國會，沒有什麼。

可以自新的。所以对他也并没有什么要求，约七日就由宪兵营部送到这儿来。这儿很简单地审问一下，就把我们捆起来。现在已经三星期了。

他们四个人被捕之时，搜出一束以救国会名义向三中全会要求的传单，内容易要求政府抗日。别的东西没有。

你可将此详情转告于文兄，并说五天款收到了。他后将此情形商于东叔，请他们想出营救的方法来！~~或~~协中有一位族叔如来查伤，请你详告。

信到请即覆我一函，以免悬念！

祝你平安！

叔祖佳

五月卅日

这是陈炳奎烈士在狱中写给胞侄陈应明的信。信中提的“协中”“族叔”就是陈振芳（程序）同志。